



生活
叢書

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愛狄密勒著

阿雪譯

生活書店發行

• 有 所 權 版 •

發 主 譯 原
行 編 著 者
者 人 著 者

愛 阿 生 徐 生

狄 密

活 伯 書

勒 雪 店 昕 店

上 海 · 重 慶
活 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出版 (二〇〇〇册)

弁 言

這一本書，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講驚人的事實與使這些非常的事實成為可能的情境。

將事實正確地寫出來，沒有任何宣傳的作用，也不帶些微主觀的色彩。

暴露久藏的祕密，使那些身蒙其害的人得以一豁其眼界。

啓示人所不相信與不肯相信的二重行為，與包庇這些行為的組織。揭穿天壤間的大小小的罔廉無恥的人與罔廉無恥的事。

包括一部份幾經選擇的最富於典型性的實在材料。

為在上海多年的經驗，觀察與調查的成績。

顯出自處甚於欺人的個人與個人的集團。這些個人與個人的集團雖造成極嚴

軍的社會的與政治的問題，然而我們爲了上面的緣因，將不以莊重的態度來看他們。

在幽默的情境下寫成。

希望讀者也以幽默的態度來讀它。讀者應該記得一個人原是可以嬉笑而保持着莊重的態度的。

序

冒險的故事！這是全世界都喜歡聽的。

真正的冒險，驚心動魄的冒險，在無人曉得的陸地中，在未經航行過的海洋上，在奇形怪狀的人民間，在人類企圖的新領域裏，在日新月異的科學發明內，在探索人所未聞的天涯地角中。

偉大的征服者，偉大的發明家，偉大的創業者都是最優等的冒險家。

猶太人在摩西領導之下，摩西從埃及逃到巴勒斯丁是聖經時代之最偉大的冒險事業。

北美洲的發見是哥倫布一生中的最偉大的冒險事業。

斯登萊在非洲是一個什麼都不怕的冒險家。

狄福筆下的魯濱遜漂流記，斯蒂文生筆下的金銀島，都是不朽的冒險故事。

馬哥勃羅在中國，麥斯密倫在墨西哥，林白上校飛越大西洋，皮特少將遠征

北冰洋，皮卡教授上昇同溫層都是真正的冒險家做的真正冒險事業。

有胆量去應付新的形勢，向不可預知的情境挑釁，冒不可預見的危險，走他人所未曾走過的路，成就他人所未曾成過的事業：這一切，合在一起，造成真正

的冒險。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是真正的冒險：諸葛亮的恢復漢室，文天祥的志延宋社。

人不知其可而獨已知其可而獨力以成之也是真正的冒險：哥白尼的創立地動說，馬丁路德的反對天主教。

在真正的冒險中，一個人經驗到許多平常所經驗不到的快事。他得以測定其一己的勇氣、毅力、意志與智慧。換句話說，他可以知道他自己。所以，事情在他人的眼光中爲行險，爲妄動；而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則爲快舉，爲樂事。

冒險的本義向來是如此的：發明引導，開闢新的道路，成就新的事業。其中有的是定見，是大無畏的精神，是忠於所事的心，是建設的努力，是抉發真理的希望，是福利衆生的宏願。

然而，現代却替冒險這一概念增加了新的意義。現代的小說與現代的戲劇使冒險家套上了一個新的面具。

二十世紀的冒險家不向荒原絕域中去討生活，也不在真理正道間找材料；而專在人海中施展他的絕技。他遙佑他人的錢囊的重量，佈置巧妙的機關，讓一顆一顆好吃的果子落到他的懷裏。人滑則我肥是他的信條，他的宗教，他的全部人生哲學。

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正站在冒險事業的相反的極端。他不創造而祇事毀壞；不爲社會努力而唯社會的利益是侵；不做人們的良友而做大衆的公敵。

虛偽、欺詐、無賴、狂妄，總而言之，一切的鬼蜮都是他的法寶。他今天恭

維你，祇因爲明天他可以乘你的不備在你背上刺一刀。他今天替你籌劃許多似乎極有利的事業。祇因爲明天在你的失望中他可以得到極好的利益。

他的最大的目的，是在不勞而享他人的勞動的結果。他人放進去，他拿出來；他人往上推，他向下拉。是好處都歸他享受；而一切的損害則由他人去擔當。

在二十世紀的冒險家的眼光中，除了利益以外，什麼都不得值顧惜。愛情、友誼、宗教、信義，一切好聽的東西都是他的踏腳石。他踏着向前走去以裝滿他的肚皮與口袋。祇要能獲得利益，變貓變狗都可以。

但是冤家總不免有對頭。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是法律的冤家；投桃自當報李，法律不客氣的做了他的最兇惡的對頭。法律伸出無情的鐵爪，隨時預備抓住他。所以他的唯一的要務就在設法跳出這一重法網。他厭惡那一條條的規程，憎恨那如狼如虎的警吏，畏懼那鐵面無私的法庭。任何所在如有了這些人與物，他就可以還地爲良。

選地固然爲良，然而這良土又在什麼地方？

這良土必須容納得下吞舟之鯨，同時他更須有多量的好吃的果子可供大嚼。

這一個良土就是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上海，這華洋雜處的大都會，這政出多頭的城市，這紙醉金迷的治遊場，這遍地黃金的好處所，不正是一個最好的冒險的地點麼？

在上海更何況，還有那可伸可縮的領事裁判權，五顏六色的種族，爭權奪利的組織，紛岐雜出的誤會；這一切再加上了一切，將這世界的第五個大都會，氤氳氤氳，化成一團漆黑。

上海，你成了冒險家的樂園。

大家到上海去啊，那裏的水渾，有魚可摸。

來的有裝着大幌子的商賈，披著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劍的官佐。然而儘你們打扮得怎樣莊嚴或闊綽，總遮不過你們這副猴兒相來。在這裏，就將你們的善

言善行照實錄下。

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本不以男人爲限。可是這一本書却完全沒有將那些善女人的懿言懿行收入，因爲作者在這一方面還觀察得未曾到家。這是應請原諒的。

獻詞

斯人之傳，玄玄之流；或求浪跡，或專妄求。

或貨殖者，軒眉席上，得財不正，終露醜狀。

或傳道子，溫巾五岳；利彼信心，盈我貪慾。

亦有長吏，箕冠載首；大帑三千，銘諸坐右。

更有黔產，遣使解嘲；調而不查，薄海騰笑。

袞袞諸老，拄杖北馳；事未一就，華城淪池。

更有智士，自擅吹噓；山海之經，橐垂有餘。

凡此衆生，咸我佳客；敬以相獻，請暫駐駕。

目 次

弁言	一
序	一
獻詞	一
第一章 好發放這些魔頭	一
第二章 這就是上海	二七
第三章 萬花筒中	七七
第四章 虛偽與欺騙的交響樂	一三五
第五章 遠足旅行	一至
第六章 不調查的調查團	一〇三

第七章 太倉幾粟.....三

第八章 海盜與鴉片鬼.....六

第九章 上帝與財神.....六

第十章 不操干戈的強盜.....四

第十一章 戴紅缨帽的猴子.....三

第一章 好發放這些魔頭

踏進此地的人們啊，請你們且莫把一切的希望掐却。

——但丁 (Dante) 地獄曲

這是幾年以前的事情。

一隻大船一連在海上航行了好幾個月的功夫，他從天涯走到地角，由此洲開到那洲，這樣輾轉往來地差不多靠遍了每一個文明國的主要口岸。照他那副忽遽與不憚跋涉的樣子看來，他似乎負有一種極重要的國際使命。

可是一些也不，在他的乘客之中，沒有出席國際會議的政府代表，沒有衝着密命的私人專使，沒有搖舌弄唇興波作浪的政客，沒有擁兵干政割據自雄的軍

人，也沒有椎心泣血圖復故業的亡國君王；甚至連一個如此如此的商會的這般通常的代表都沒有。

也許他爲一隻替某些國家所出產的工業品作廣告的流動展覽船。

這話有一部份是猜着了；就是他確是流動的，然而工業品呢？那他却未曾載有。

那麼他是一隻海軍學員的練習艦？

也不。船上連一個未來的水手都沒有，不要說是海軍將校了。

那麼他是一隻正規的軍艦，一隻巡洋艦或驅逐艦，負着敦睦邦交的使命去訪問各國的。

絕對不是的。

但是有一種特殊的情形存在着。當這一隻形如軍艦的船駛入每一個口岸的時候，岸上的官吏總要起一番紛擾。他們都不以平常的船隻待他。

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不明白。好，讓我們看看他出發時的情形；這樣我們對於他的國籍，所載的東西和久航不歸的理由也許能多知道一些。

在他作這一次奇異的航行之前，他停泊在布宜諾斯·愛利斯(Buenos Aires)的海港中。他的名字叫做「嘉果」；一面阿××的國旗飄揚在船尾的旗竿上，表示出他是屬於這一個國家的。他正等着上貨色，一批沒有顧主願意承購的貨色。可是話又得說回來，這一批貨色雖然不大吃香，可是採辦他們的成本却不在小數。化了許多的時間、金錢、勞力與計謀，方纔收羅得這一批肉食的兩足動物，現在送到外國去賤賣，這倒霉的生意！

肉食的動物？哦，明白了，動物園中的珍異標本；馬戲班中的奇怪鳥獸。

嚇，先生，你猜錯了，請看上貨吧。可是貨艙的門仍是緊閉着，起重機也垂拱無所事事的靜立着。碼頭上不看見一堆一捆的東西，船面上不聽見那許的呼聲，這一批貨色用他們自有的兩隻腳將他們搬上船來，在武裝的送貨者的監視